



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 与 西班牙文学之初

■ 宗笑飞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 与 西班牙文学之初

■ 宗笑飞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与西班牙文学之初 / 宗笑飞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154-0775-3

I. ①阿… II. ①宗… III. ①文学史研究—阿拉伯半岛地区②文学史研究—西班牙 IV. ①I371.09

②I55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1609 号

出版人 曹宏举
策划编辑 王延新
责任编辑 王延新
责任校对 康莹
封面设计 信宏博·张红运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
市场部 (010)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 印张 2 插页 36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序 言

本著所说的安达卢斯，是指今天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而阿拉伯人曾用它来指代包括西哥特王国和部分东哥特王国在内的广袤土地，即公元8世纪中叶的今西班牙大部、葡萄牙大部和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我国宋代《诸蕃志》译为“默伽猎”），从而使南欧与北非紧密相连。

关于安达卢斯此谓的来源，学界众说不一。通行的观点是，它源于“旺达尔”（Vandals）一词。“旺达尔人”在古罗马时期意为“流浪者”，原系北方日耳曼部族的一支。他们最初定居于波罗的海北端，公元前2世纪开始向南迁徙，曾于公元1世纪前后移居高卢，后被罗马人所逐。在此后的300年中，由于匈奴人的西进，旺达尔人不断被迫沿大西洋沿岸南迁，并于公元40年越过比利牛斯山，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地区。西罗马帝国覆灭前后，迫于西哥特人的侵袭，旺达尔人于公元5世纪继续南下，从而占领了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并在数年后攻陷罗马人在北非的首府迦太基。旺达尔人对迦太基地区的统治长达近一个世纪，由于他们的残酷与暴戾，其统治不断遭到北非原住居民柏柏尔人的反抗。公元534年，旺达尔人被拜占庭所灭。阿拉伯人由此将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与伊比利亚半岛统称为“安达卢斯”，即“旺达尔”的音译。西班牙语“Al-Andalus”中的“al”是阿拉伯语中冠词“ال”的拉丁拼法，后被西班牙语（或曰卡斯蒂利亚

语)采用,是谓“el”(其阴性形式为“la”)。而今西班牙南部省份安达鲁西亚之名便是由安达卢斯演变而来的,它是阿拉伯人被逐出伊比利亚之前在欧洲的最后领地。

公元711年,阿拉伯北非总督穆萨(Musah Bn Naṣīr, 640~716)派遣归顺阿拉伯帝国的柏柏尔名将塔利格(at-Talig Bn Ziyād, 679?~719)率先跨越直布罗陀海峡,进攻西哥特王国。阿拉伯军队进而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并于713年在塞维利亚建立总督府。此后,阿拉伯人征服的脚步并未停止。公元732年,阿拉伯人与法兰克人鏖战图尔,阿拉伯人兵败。有史书认为,这标志着阿拉伯人征服欧洲的梦想从此止步。而盛传于南欧的罗兰骑士的故事,便是由此次大战催生的。相传罗兰系查理大帝的外甥,曾亲率法兰克军队同阿拉伯人激战于比利牛斯山,并最终大获全胜。其实,战线过长过远,帝国内部局势复杂多变,这些已经导致阿拉伯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左支右绌、兵员匮乏,从而不得不停步于比利牛斯山南麓。公元755年末,伍麦叶王朝倾覆时的唯一后人阿卜杜·拉赫曼·伊本·穆阿威叶(后称阿卜杜·拉赫曼一世, Abd ar-Rahman I, 731~788)登上伊比利亚半岛,最后入驻科尔多瓦,并于756年自称艾米尔,建立了以科尔多瓦为中心并独立于阿拔斯王朝的西方阿拉伯—伊斯兰政权。这就意味着公元8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的崛起并未宣告伍麦叶王朝的终结,阿卜杜·拉赫曼和他的后人(其中,阿卜杜·拉赫曼三世于公元929年始自称哈里发,正式建立后伍麦叶王朝,详情见后文)在这片西方土地上统治了近8个世纪之久,史称安达卢斯。然而,后伍麦叶王朝没有维持多久便四分五裂,分化成诸小王国(史称小王国时代)。小王国之间纷争不断,期间南有北非穆拉比兑人的干预和掣肘,北有基督教王国的“光复战争”,阿拉伯人的势力在伊比利亚半岛逐渐萎靡。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阿拉伯人在安达卢斯的最后一个王国——纳斯里德王朝宣告倾覆,阿拉伯人最终被迫撤出伊比利亚半岛,残留部分则被迫改宗。适值哥伦布受西班牙“天主教双王”资助发现美洲,西班牙全面中兴。

在这漫长的8个世纪的时间维度中,东部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一直致力于振兴经济,复兴文化。他们引进东方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其中就有对文明传播起到重大作用的造纸术。造纸术源自中国。据考古发现,纸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之一。早在公元前2世纪初,西汉就出现了土麻纸。现今新疆、敦煌出土的文物表明,公元4世纪初的西域地区已经开始使用古纸,特别是一些粟特文书可以见证其广泛存在。怛逻斯之役后,大批中国俘虏集中在撒马尔罕和库

法两地，其中在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就曾将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世界，并由阿拉伯人于公元8世纪将其引入阿拔斯王朝。阿拉伯人随后在巴格达创建了中东的第一座造纸厂。穆斯林书商蜂拥而至，图书馆也相继涌现。这些都使得文化的迅速传播成为可能。

这种传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百年翻译运动”(Ḥarakah at-Tarjamah)。其实自伍麦叶王朝起，阿拉伯人就已经开始着手翻译古波斯文、古叙利亚文和古希腊罗马典籍，但这种翻译尚未形成规模。阿拔斯王朝建立后，翻译活动渐成规模。哈里发曼苏尔(Al-Mansūr, 754~775年在位)、哈伦·拉希德(Hārūn ar-Rashīd, 786~809年在位)时期，巴格达当局更是投入大量财力、物力，组织学者翻译各国典籍，内容涉及语言、文学、星相学、宗教学、哲学、历史、艺术、数学、医学、几何学、天文学等人文和自然科学各个门类。著名的寓言故事集《卡里来和笛木乃》便是在这一时期由梵文移译和改编成阿拉伯语的。许多至今仍在沿用的技术词汇，也是阿拉伯人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如古印度人发明、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后又传播于世界的阿拉伯数字，以及代数和零的概念。公元9世纪初，阿拔斯哈里发麦蒙(Ma'mūn, 813~833年在位)建立“智慧宫”，更是将翻译运动推向高潮。“智慧宫”类似中国古代大型的佛经翻译场，负责组织和领导全国的智者进行翻译和学术研究。一时间，各方学者、翻译家辐辏云集，学术活动盛况空前。他们注重收集和翻译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典籍，肩负起了拯救和传播古典文明的任务。古希腊哲学在欧洲中世纪几乎被人忘却、陷于荒芜；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的作品却被大马士革(伍麦叶王朝首都)和巴格达(阿拔斯王朝首都)等伊斯兰城市大量收藏，并被移译成阿拉伯语和拉丁文，使古希腊罗马文明得以传承，并被激活。同时，阿拉伯人的翻译不是简单的复制和传播，他们还加入了自己的哲学思考和宗教理法，进而为中世纪后半叶西方新柏拉图主义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巴格达学派”，以取代“亚历山大学派”。“巴格达学派”与科尔多瓦和开罗的学术活动形成互动，这些都使得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翘楚。

二

伍麦叶王朝后人带到欧洲的，便是这一文化传播工程的赓续。自8世纪中叶开始，科尔多瓦的伊斯兰学者在阿卜杜·拉赫曼一世的率领下，也开始翻译传播古典学术。帝国在领土扩张的同时，同样肩负起了拯救和传播古典文明、发展和推进伊斯兰文明的任务。公元9至10世纪，科尔多瓦进入鼎盛时期，它仅次于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929年，阿卜杜·拉赫曼三世

(Abd ar-Rahman III, 891~961) 称王 (912~929 年在位), 即废除“艾米尔”, 改称“哈里发”。当时, 科尔多瓦有图书馆七十座, 而且每一座都藏品丰厚, 仅哈里发的“御用”馆藏就拥有四十余万册手稿。穆斯林从各地收集图书, 然后将它们翻译成阿拉伯语和拉丁语。这些图书为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和航海大发现奠定了基础。据说哥伦布开始他的航海探索时, 就曾手持一卷阿拉伯人绘制的世界地图, 并请一位阿拉伯人陪同他出航。伍麦叶王子阿卜杜·拉赫曼一世还在科尔多瓦修建了大清真寺, 引来大批朝觐者和文人学士。短短两个多世纪, 仅犹太人口就增加了三倍。那时, 伊比利亚半岛的民族和宗教成分已然相当复杂, 占人口大多数的是西哥特王国留下的基督徒, 其次是穆斯林, 再次是犹太教徒, 最后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吉普赛人、斯拉夫奴隶和来源更为复杂的雇佣兵。当局对异教徒采取了宽容姿态, 但仍有不少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因不堪额外税赋而改信了伊斯兰教。公元 10 世纪后期, 统一的后伍麦叶王朝不复存在, 伊比利亚半岛开始了诸侯割据、兵燹频仍的小王国时代, 但伊斯兰文明一直在该地区处于领先地位。时至今日 (虽然安达卢斯的历史已经翻过了十几个世纪), 屹立至今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鲜花城遗址, 气势恢弘、雕琢旖旎的格拉纳达红宫等壮美犹在。镂刻在红宫墙体上的“除了真主, 别无胜者”的字迹, 仿佛仍在诉说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昔日的辉煌。事实上, 阿拉伯文化在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在谈到图尔战役时,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 (Edward Gibbon, 1737~1794 年) 曾经这样说道: “假如阿拉伯人在此次战役中获胜, 那么, 你在巴黎和伦敦看到的, 将是清真寺, 而非大教堂; 你在牛津和其他学术中心听到的, 将是《古兰经》(Koran), 而非《圣经》(Bible)……”^① 今天, 当我们站在科尔多瓦大清真寺、格拉纳达红宫面前, 就会深切地感受到, 吉本此话非虚。

除了建筑和有形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外, 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还推动了安达卢斯地区医学、哲学、天文学、数学等学科的发展。他们的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成就令时人叹为观止。这些成就不仅吸收了西方文明成果, 而且融入大量的东方智慧。他们建造了先进的天文台, 并将中国罗盘运用到了天文观察; 发展了印度的计数体系, 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和计数方法; 而他们的许多种植技术、果蔬品种、关税理念、珠宝香料等等, 无不为中世纪停滞不前的西方文化注入了发展的基因和动力。用美国学者格兰特 (Edward Grande) 的话说: “1125 年至 1200 年之间, 一个真正的翻译浪潮将希腊和阿拉伯科学的重要部分译成了拉丁文, 13 世纪译得更多 (阿尔丰索十世时期的‘新翻译运动’——引者注)。自公元 9 世纪

^① 参见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5, Everyman's Library; Slp Rep, 2010, pp.445~447.

至 10 世纪早期大量希腊科学被译成阿拉伯文以来，古代科学史上没有任何事件可与之媲美。”^① 与此同时，安达卢斯地区的阿拉伯人在医学方面也卓有建树，他们已能成功地将麻醉剂用于白内障等眼科手术，并通过软管为病人补给营养液。^② 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常常也是学识渊博的哲学家和数学家，甚至文学家。例如，伊本·巴哲（Ibn Bājjah, 1080~1138，史称阿维帕森 Avempace）^③ 就集哲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音乐家和文学家为一身，被誉为当时的“天下奇才”。他不仅从雌雄性别角度对植物进行分类研究，还著有一部《诗集》，体现了精深的文学造诣；同时他精通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对后来的伊本·鲁世德（Ibn Rushd, 1126~1198，史称阿威罗伊 Averroes）^④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后者同样才华横溢，集多种头衔于一身。他在伊本·巴哲的基础上仔细研究并解读了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这些著作自公元 13 世纪起，便被陆续翻译至拉丁文，成为中世纪欧洲研究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钥匙。有了这些大思想家，安达卢斯也一跃而成为欧洲哲学、医学和科学中心，并为欧洲各王国吸纳古希腊文明铺路搭桥。

伴随着科技、医学、哲学以及物质生活的繁荣，安达卢斯盛极一时，文学的繁荣昌盛自然而然。而文坛的繁荣昌盛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阿拉伯人素来热爱诗歌，登上伊比利亚半岛后，他们把诗歌和诗性的生活带给了这片土地。相传阿卜杜·拉赫曼一世在登临欧陆时就曾以颂诗赞美安达卢斯自然风光。时隔不久，著名的大音乐家齐尔雅布（Ziryāb, ?~ 约 845/ 伊历 230）从也门西迁，来到安达卢斯，他将优美的音乐配以隽永的歌词，所做曲目深受安达卢斯宫廷和普通百姓的喜爱，甚至直接影响和改变了安达卢斯诗歌的发展方向，使安达卢斯的阿拉伯人在继承传统长诗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新的诗体——“彩诗”（Muwashshah）。除诗歌之外，韵律灵活多变、语言清新典雅的散文作品也是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的一大特色，伊本·哈兹姆（Ibn Ḥazm, 994~1064）的《鸬鹚项圈》（*Tawq al-Hamāmah*）以及拉比（Ibn ‘Abdi Rabbih, 860~940）的《罕世瓔珞》（*al-Igd al-Farīd*）都是传世的优美韵文。后者甚至被认为是安达卢斯新兴诗体——彩诗——

① [美] 爱德华·格兰特：《中世纪的物理科学思想》（剑桥科学史丛书），郝刘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7 页。

② 参见 [波多黎各] 洛佩斯-巴拉尔特：《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Huellas del Islam en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de la Edad Media a Goytisoló*），宗笑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8 页。

③ 伊本·巴哲，又称阿维帕森（Avempace, 1080~1138），出生于今西班牙萨拉戈萨地区，对亚里士多德许多自然科学著作研究颇深，代表作有《告别论》《索居指南》《植物书》《诗集》等。

④ 伊本·鲁世德，又称阿威罗伊（Averroes, 1126~1198），出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地区，是中世纪阿拉伯著名的哲学家、教法学家、医学家和科学家，在伊本·巴哲的研究基础上，伊本·鲁世德更进一步地推进了亚里士多德研究，并将其与阿拉伯哲学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他的成果对阿拉伯哲学，乃至西方哲学，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著述超过 100 部，其中最重要的有《哲学与宗教联系论》（*Fasl al-Maqal fi ma bayn al-Hikma wa al-Shariah min Ittisal*）、《矛盾之矛盾》（*Tahafut al-Tahafut*）等。

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与此同时，安达卢斯的阿拉伯人还继承了东部阿拉伯帝国的玛卡梅文体，并将其发展、丰富，使其无论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焕然一新。特别是在公元10至12世纪，安达卢斯的玛卡梅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语言上都已自成体系，与东部玛卡梅遥相呼应。即便是在阿拉伯人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两个世纪，即公元12至14世纪，虽然政治和军事上已经衰微，各诸小国王如一盘散沙，且战事频仍，但其文学、哲学和伊斯兰神学却依然处于鼎盛状态，并产生了许多传世之作。

简而言之，阿拉伯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统治近8个世纪，阿拉伯帝国（无论是东部的阿拔斯王朝还是西部的后伍麦叶王朝）在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都走到了世界前列。阿拉伯人，在继承东部阿拉伯文学传统、翻译古希腊罗马哲学经典，以及糅合印度、波斯、犹太乃至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为伊比利亚半岛开创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文坛盛况。而在此之前的伊比利亚半岛乃至整个欧洲，一直处在“黑暗”之中。“当巴格达的拉希德与麦蒙埋首苦读古希腊与波斯哲学典籍，并组织翻译之际，他们的西方同代查理曼大帝却在竭尽全力地学习书写自己的名号。”^①洛佩兹·巴拉尔特（Luce López-Baralt）此谓并不夸张。在西哥特人的统治下，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学，特别是世俗文学几近荒芜，行世的唯有枯燥而缺乏生活气息的拉丁神学作品。因此，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语文学给出了迥异于之前及同时期拉丁文学的另一片风景。其丰富性和超前性（或现代性）仿佛生生抹去了十几个世纪：即使是在今天仍可令人击节赞叹、感同身受。而退守比利牛斯南麓的基督徒则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延续了西哥特传统，及至“边境谣”的出现。后者正是在同“摩尔人”的战斗中逐渐形成的，并汲取了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的诸多元素，尤其是以伊本·古兹曼（Ibn Quzmān, 1086? ~1160?）俚谣为代表的创作风格。可以说，西班牙早期世俗文学正是在阿拉伯文学的烛照下逐渐发生的。此外，阿拉伯人素以能歌善舞著称，他们的音乐舞蹈即使在当今弗拉门科中仍可见一斑。至于阿拉伯抒情诗、叙事诗和玛卡梅小说，则毫无水土不服的迹象，它们不仅在伊比利亚半岛落地开花，而且催生了具有东西方混血特色的西班牙文学，如近代欧洲最早的抒情诗哈尔恰，它比普罗旺斯民歌早一个多世纪（尽管后者同样受到了安达卢斯文学的影响）。反之，原生于安达卢斯的彩诗，固然主要是阿拉伯文学的变体，但这一变体的产生除了安达卢斯自然、社会和生活因素，也明显糅合了某些犹太和拉丁文学的元素。它不仅在安达卢斯广为流传，而且反过来影响了东方阿拉伯本土，并丰富了阿拉伯诗歌的表现方式。再如由玛卡梅衍生的叙事文学、《一千零一夜》（*Alf Laylah wa Laylah*）、《安塔拉传奇》（*Sīrah*

^① 洛佩斯-巴拉尔特：《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第7页。

‘*Antarah Bn Shaddād*》、《卡里来和笛木乃》(*Kalilah wa Dimnah*)等阿拉伯文学作品，不仅为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骑士文学带来了新生，而且还是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摇篮。这些影响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还有进一步的体现，许多作品如《拉封丹寓言》(*Fablis de La Fontaine*)、《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十日谈》(*Decameron*)等均或多或少得益于阿拉伯文学。

阿拉伯语对西班牙语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自米格尔·阿辛·帕拉西奥斯(Miguel Asín Palacios, 1871~1944)发现但丁(Dante, 1265~1321)与伊斯兰教的神秘关联以来，曾有学者统计，常用西班牙语中的名词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来自阿拉伯语，几可信手拈来。名字涵盖内容广泛，涉及科技、经济、建筑、数学、天文学、医学、律法等，甚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alcoba”(卧室，住处，المقام)，“alcohol”(酒精، الكحول)，“arroz”(大米، الرز)，“almohada”(枕头، المخدة)，“algebra”或“algoritmo”(代数或算术، الجبر)，“azúcar”(糖، السكر)，“azafrán”(藏红花، الزعفراني)，camisa(衬衫، قميص)，“pato”(鸭子، بط)، “sala”(大厅، صالون) “tarifa”(关税، تعريفه)，“joya”(珠宝، جوهر)，“azul”(蓝色، أزرق)，“jazmín”(茉莉花، الياسمين)，等等。此外，以“a”或“al”开头西班牙语大多源自阿拉伯语：如橄榄油、食用油、茄子、胡萝卜、水渠、水池、棋手、市长、假期、遗嘱执行人、地毯、靠垫、枕头、别针、窗台、首饰、柠檬花、百合、喧闹、叫嚷、老鸱、晦涩，等等。再如，衬衫、裤子等许多日常用品也是直接从阿拉伯语移植的。此外，西班牙语借用阿拉伯语的甚至还有一些形容词和动词，如 mezuquino(可怜的、小气的، مسكين)，achacar(抱怨、指控، أشكى)。最重要的是，它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词汇，而且还是思想、学术、科技和生活乃至思维方式的体现。

正如波多黎各学者路丝·洛佩斯-巴拉尔特所断言的那样：“正是闪族文化之线，织就了西班牙文化的锦缎。”^① 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阿拉伯文化烛照的西班牙，就难有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一如没有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古印度文明，也很难想象古希腊文化会达到如此灿烂辉煌的高度。总之，没有东方，又何来西方？反之亦然。这并非囿于辩证法的有无相生，更不是“后主义”对二元论的简单否定(如东西之谓和男女之别)，而是因为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就无法与东方的贡献划清界限，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确实存在。

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大抵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为他者，甚至异端。因此，西方文史学界至今尚未完全正视阿拉伯人对欧洲的贡献，仅有极少数西方文史学家在涉及中世纪时提及一二。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是其中一位，他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g of the West*)第二卷中写道：“阿拉伯

^① 洛佩斯-巴拉尔特：《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第21页。

文化是一种发现……但由于它完全为西方历史研究所遗漏，以至于我们甚至未能为其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① 杰克逊·斯皮瓦格尔（Jackson Spielvogel）则更为客观，其在《西方文明简史》（*Western Civilization*）中认为，阿拉伯穆斯林显示了积极吸收被征服者文化的意愿。他由此断言：“阿拉伯人是罗马帝国残存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真正继承者。他们还欣然吸收了拜占庭文化和波斯文化。公元 8、9 世纪，不计其数的希腊、叙利亚和波斯的科学与哲学作品被译成阿拉伯语。”^② 时至今日，虽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的重要性，以及它与西班牙早期世俗文学的种种交融，但仍缺乏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系统梳理和文本分析，无论是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还是西班牙早期世俗文学研究，都还是一大阙如。

本著第一编是对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或可简称为史；第二编则是对安达卢斯文学与西班牙早期世俗文学的比较研究，侧重于论，二者互为因果。本书脚注出现的中文相同书名，为同一版本，第二次开始不作详细注解，只写明作者、书名与页码，特此说明。诚然，水平和时间所限，很多内容这里只能点到为止，不当和疏漏则在所难免，敬希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2017 年 3 月 5 日

①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 35 页。

② [美] 杰克逊·斯皮瓦格尔（Spielvogel, Jackson）：《西方文明简史》（*Western Civilization*），董仲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65~166 页。

目 录

序 言 / 001

第一编 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

第一章 公元8至9世纪 / 003

第一节 安达卢斯之初 / 003

第二节 早期安达卢斯情歌 / 013

第二章 公元10世纪 / 017

第一节 传统诗体 / 017

第二节 安达卢斯彩诗 / 031

第三节 安达卢斯玛卡梅 / 033

第四节 其他散文 / 037

第三章 公元11世纪 / 039

- 第一节 彩诗的繁盛 / 039
- 第二节 其他重要诗人及其诗作 / 043
- 第三节 哈兹姆及其《鸚鵡项圈》 / 059
- 第四节 穆阿台米德 / 064
- 第五节 其他诗人 / 070
- 第六节 玛卡梅的繁盛 / 082

第四章 公元12世纪 / 084

- 第一节 彩诗及其衍生诗体 / 084
- 第二节 女诗人 / 087
- 第三节 其他诗人 / 095
- 第四节 伊本·古兹曼及安达卢斯俚谣 / 104

第五章 公元13世纪 / 107

第六章 公元14至15世纪 / 118

- 第一节 小说的产生 / 119
- 第二节 诗歌 / 123

第二编 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与西班牙文学之初

第一章 被忽略的影响 / 130

- 第一节 学术史综述 / 131
- 第二节 阿尔哈米亚语文献 / 139
- 第三节 其他文献资料 / 145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147

第二章 安达卢斯诗歌与西班牙早期谣曲 / 149

第一节 彩诗与哈尔恰 / 150

第二节 俚谣及其影响 / 166

第三章 安达卢斯韵文与《真爱之书》 / 187

第一节 哈兹姆及其《鸬鹚项圈》 / 187

第二节 《鸬鹚项圈》与《真爱之书》 / 191

第四章 阿拉伯寓言与西班牙文学 / 196

第一节 《卡里来和笛木乃》与《卢卡诺尔伯爵》 / 196

第二节 《卡里来和笛木乃》与塞万提斯的反讽 / 207

第三节 《卡里来和笛木乃》变体之一：《教士的故事》 / 215

第四节 《卡里来和笛木乃》变体之二：《动物寓言》 / 219

第五章 阿拉伯叙事模式与西班牙文学 / 225

第一节 玛卡梅体与西班牙流浪汉小说 / 225

第二节 阿拉伯叙事文学对西班牙骑士文学的影响 / 242

第六章 《一千零一夜》与西班牙古典文学 / 256

第一节 《一千零一夜》的由来和传播 / 256

第二节 《一千零一夜》与西班牙古典文学 / 261

主要参考书目 / 268

附录：主要人名、作品 / 275

后 记 / 288

第一编

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

第一章 公元8至9世纪

如前所述，公元8至9世纪，是阿拉伯伊斯兰政权在安达卢斯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统治者们一方面着力于开疆扩土，继续征战；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经济、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等领域采取开放的怀柔政策。加之统治者励精图治，使被占领地整体上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和平景象。阿拉伯文学便在这片鲜花盛开、绿树成荫的广袤土地上，开启了另一个发展向度。这片土地，与东方阿拉伯广袤的沙漠不同，处处景致优美，气候宜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也不同于阿拉伯人，他们大都是凯尔特人和哥特人的后裔。酷爱诗歌的阿拉伯民族将奔放不羁的情感融入眼前变幻多姿的景致，因此，在延续传统情爱诗、吟诵诗的基础上，写景诗的盛行便成为这一时期安达卢斯诗坛的鲜明特色。

第一节 安达卢斯之初

一、阿卜杜·拉赫曼一世

首先值得一提的，当是阿卜杜·拉赫曼一世。他出生于伍麦叶宫廷，母亲为柏柏尔人女奴，作为伍麦叶的王子之一，他并未为自己是女奴之子而妄自菲薄。相反，他志存高远，骁勇善战，且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755年，当伍麦叶王朝被阿拔斯推翻，众皇族惨遭屠戮之时，他却因母亲的血统因祸得福，受到北非柏柏尔人的帮助，得以在一片黑暗之中，乘舟而行，经休斯越直布罗陀海峡，登上了伊比利亚半岛。他以优美的诗章和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的修建获得了安达卢斯“第一诗人”的美誉——这并非是说他的诗歌成就为安达卢斯诗人所无法比